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呻吟語 人情

無所樂有所苦，即父子不相保也，而況民乎？有所樂無所苦，即戎狄且相親也，而況民乎？世之人，聞人過失，便喜談而樂道之；見人規己之過，既掩護之，又痛疾之；聞人稱譽，便欣喜而誇張之；見人稱人之善，既蓋藏之，又搜索之。試思這個念頭是君子乎？是小人乎？

乍見之患，愚者所驚；漸至之殃，智者所忽也。以愚者而當智者之所忽，可畏哉！

論人情只往薄處求，說人心只往惡邊想，此是私而刻底念頭，自家便是個小人。古人貴人每於有過中求無過，此是長厚心、盛德事，學者熟思，自有滋味。

人說己善則喜，人說己過則怒。自家善惡自家真知，待禍

敗時欺人不得。人說體實則喜，人說體虛則怒，自家病痛自家獨覺，到死亡時欺人不得。

一巨卿還家，門戶不如做官時，悄然不樂曰：「世態炎涼如是，人何以堪？」余曰：「君自炎涼，非獨世態之過也。平常淡素是我本來事，熱鬧紛華是我倘來事。君留戀富貴以為當然，厭惡貧賤以為遭際，何炎涼如之，而暇歎世情哉？」

迷莫迷於明知，愚莫愚於用智，辱莫辱於求榮，小莫小於好大。

兩人相非，不破家不止，只回頭任自家一句錯，便是無邊受用；兩人自是，不反面稽唇不止，只溫語稱人一句好，便是無限歡欣。

將好名兒都收在自家身上，將惡名幾都推在別人身上，此天下通情。不知此兩個念頭都攬個惡名在身，不如讓善引過。

露己之美者惡，分入之美者尤惡，而況專人之美，竊人之美乎？吾黨戒之。

守義禮者，今人以為倨傲；工諛佞者，今人以為謙恭。舉世名公達宦自號儒流，亦迷亂相責而不悟，大可笑也。

愛人以德而令人仇，人以德愛我而仇之，此二人者皆愚也。

無可知處盡有可知之人而忽之，謂之瞽；可知處盡有不可知之人而忽之，亦謂之瞽。

世間有三利衢壞人心術，有四要路壞人氣質，當此地而不壞者，可謂定守矣。君門，士大夫之利衢也。公門，吏胥之利衢也。市門，商賈之利衢也。翰林、吏部、台、省，四要路也。

有道者處之，在在都是真我。

朝廷法紀做不得人情，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，聖賢道理做不得人情，他人事做不得人情，我無力量做不得人情。以此五者徇人，皆安也。君子慎之。

古人之相與也，明目張膽，推心置腔。其未言也，無先疑；其既言也，無後慮。今人之相與也，小心屏息，藏意飾容。其未言也，懷疑畏；其既言也，觸禍機。哀哉！安得心地光明之君子，而與之披情襟、論肝膈也？哀哉！彼亦示人以光明，而以機阱陷人也。

古之君子，不以其所能者病人；今人卻以其所不能者病人。

古人名望相近則相得，今人名望相近則相妒。

福莫大於無禍，禍莫大於求福。

言在行先，名在實先，食在事先，皆君子之所恥也。

兩悔無不釋之怨，兩求無不合之交，兩怒無不成之禍。

已無才而不讓能，甚則害之；己為惡而惡人之為善，甚則誣之；己貧賤而惡人之富貴，甚則傾之；此三妒者，人之大戮也。

以患難時，心居安樂；以貧賤時，心居富貴；以屈局時，心居廣大，則無往而不泰然。以淵谷視康莊，以疾病視強健，以不測視無事，則無往而不安穩。

不怕在朝市中無泉石心，只怕歸泉石時動朝市心。

積威與積恩，二者皆禍也。積威之禍可救，積恩之禍難救。

積威之後，寬一分則安，恩二分則悅；積恩之後，止而不加則以為薄，才減毫髮則以為怨。恩極則窮，窮則難繼；愛極則縱，縱則難堪。不可繼則不進，其勢必退。故威退為福，恩退為禍；恩進為福，威進為禍。聖人非靳恩也，懼禍也。濕薪之解也易，燥薪之束也難。聖人之靳恩也，其愛人無己之至情，調劑人情之微權也。

人皆知少之為憂，而不知多之為憂也。惟智者憂多。

眾惡之必察焉，眾好之必察焉，易；自惡之必察焉，自好之必察焉，難。

有人情之識，有物理之識，有事體之識，有事勢之識，有事變之識，有精細之識，有闊大之識。此皆不可兼也，而事變之識為難，闊大之識為貴。

聖人之道，本不拂人，然亦不求可人。人情原無限量，務可人不惟不是，亦自不能。故君子只務可理。

施人者雖無已，而我常慎所求，是謂養施；報我者雖無已，而我常不敢當，是謂養報；此不盡人之情，而全交之道也。

攻人者，有五分過惡，只攻他三四分，不惟彼有餘懼，而亦傾心引服，足以塞其辯口。攻到五分，已傷渾厚，而我無救性矣。若更多一分，是貽之以自解之資，彼據其一而得五，我貪其一而失五矣。此言責家之大戒也。

見利向前，見害退後，同功專美於己，同過委罪於人，此小人恒態，而丈夫之恥行也。

任彼薄惡，而吾以厚道敦之，則薄惡者必愧感，而情好愈篤。若因其薄惡也，而亦以薄惡報之，則彼我同非，特分先後耳，畢竟何時解釋？此庸人之行，而君子不由也。

恕人有六：或彼識見有不到處，或彼聽聞有未真處，或彼力量有不及處，或彼心事有所苦處，或彼精神有所忽處，或彼微意有所在處。先此六恕而命之不從，教之不改，然後可罪也已。是以君子教人而後責人，體人而後恕人。

直友難得，而吾又拒以諱過之聲色；佞人不少，而吾又接以喜諛之意態。嗚呼！欲不日入於惡也難矣。

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，此五者小人之律令也；禮、義、廉、恥，此四者君子之律令也。小人犯律令刑於有司，君子犯律令刑於公論。雖然，刑罰濫及，小人不懼，何也？非至當之刑也；毀謗交攻，君子不懼，何也？非至公之論也。

情不足而文之以言，其言不可親也；誠不足而文之以貌，其貌不足信也。是以天下之事貴真，真不容掩，而見之言貌，其可親可信也夫！

勢、利、術、言，此四者公道之敵也。炙手可熱則公道為屈，賄賂潛通則公道為屈，智巧陰投則公道為屈，毀譽肆行則公道為屈。世之冀幸受誣者，不啻□五也，可慨夫！

聖人處世只於人情上做工夫，其於人情又只於未言之先、不言之表上做工夫。

美生愛，愛生狎，狎生玩，玩生驕，驕生悍，悍生死。

禮是聖人制底，情不是聖人制底。聖人緣情而生禮，君子見禮而得情。眾人以禮視禮，而不知其情，由是禮為天下虛文，而崇真者思棄之矣。

人到無所顧惜時，君父之尊不能使之嚴，鼎鑊之威不能使之懼，千言萬語不能使之喻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已。聖人知其然

也，每養其體面，體其情私，而不使至於無所顧惜。

稱人以顏子，無不悅者，忘其貧賤而天；稱人以桀、紂、盜跖，無不怒者，忘其富貴而壽。好善惡惡之同然如此，而作人卻與桀、紂、盜跖同歸，何惡其名而好其實耶？

今人骨肉之好不終，只為看得爾我二字太分曉。

聖人制禮本以體人情，非以拂之也。聖人之心非不因人情之所便而各順之，然順一時便一人，而後天下之大不順便者因之矣。故聖人不敢恤小便捷大順，徇一時弊萬世，其拂人情者，乃所以宜人情也。

好人之善，惡人之惡，不難於過甚。只是好己之善，惡己之惡，便不如此痛切。

誠則無心，無心則無跡，無跡則人不疑，即疑，久將自消。

我一著意，自然著跡，著跡則兩相疑，兩相疑則似者皆真，故著意之害大。三五歲之男女終日談笑於市，男女不相嫌，見者亦無疑於男女，兩誠故也。繼母之慈，嫡妻之惠，不能脫然自忘，人未必脫然相信，則著意之故耳。

一人運一蹇，其行疾，一人運三蹇，其行遲，又二人共輿一蹇，其行又遲，比暮而較之，此四人者其數均。天下之事苟從其所便，而足以濟事，不必律之使一也，一則人情必有所苦。

先王不苦人所便以就吾之一而又病於事。

人之情，有言然而意未必然，有事然而意未必然者，非勉強於事勢，則束縛於體面。善體人者要在識其難言之情，而不使其為言與事所苦。此聖人之所以感人心，而人樂為之死也。

人情愈體悉愈有趣味，物理愈玩索愈有入頭。

不怕多感，只怕愛感。世之逐逐戀戀，皆愛感者也。

人情之險也，極矣。一令貪，上官欲論之而事泄，彼陽以他事得罪，上官避嫌，遂不敢論，世謂之箝口計。

「有二三道義之友，數日別便相思，以為世俗之念，一別便生親厚之情，一別便疏。」余曰：「君此語甚有趣向，與淫朋狎友滋味迥然不同，但真味未深耳。孔、孟、顏、思，我輩平生何嘗一接？只今誦讀體認間如朝夕同堂對語，如家人父子相依，何者？心交神契，千載一時，萬里一身也。久之，彼我且無，孰離孰合，孰親孰疏哉？若相與而善念生，相違而欲心長，即旦暮一生，濟得甚事？」

受病於平日，而歸咎於一旦。發源於臟腑，而求效於皮毛。太倉之竭也，責窮於囤底。大廈之傾也，歸罪於一霖。

世之人，聞稱人之善輒有妒心，聞稱人之惡輒有喜心，此天理忘而人欲肆者也。孔子所惡，惡稱人之惡；孔子所樂，樂道人之善。吾人豈可另有一副心腸。

人欲之動，初念最熾，須要遲遲，就做便差了。天理之動，初念最勇，須要就做，遲遲便歇了。

凡人為不善，其初皆不忍也，其後忍不忍半，其後忍之，其後安之，其後樂之。嗚呼！至於樂為不善而後良心死矣。

聞人之善而掩覆之，或文致以誣其心；聞人之過而播揚之，或枝葉以多其罪。此皆得罪於鬼神者也，吾黨戒之。

怨之一字，是個好道理，看那惟心者是甚麼念頭。好色者怨人之淫，好貨者怨人之貪，好飲者怨人之醉，好安逸者怨人之惰慢，未嘗不以己度人，未嘗不視人猶己，而道之賊也。故行怨者，不可以不審也。

心怕二三，情怕一。

別個短長作己事，自家痛癢問他人。

休將煩惱求恩愛，不得恩愛將煩惱。

利算無餘處，禍防不意中。